



黑白男女

第二十一章 不信东风唤不回(中)

(上接 10 月 28 日 A14 版)

你说不想知道，我看你还是想知道，你那么关心她。杨书琴一定要把那件事情告诉蒋志方，不是蒋志方想知道不想知道的问题，是她必须告诉蒋志方。不然的话，她会觉得对不起蒋志方，也对不起自己。她说：我听人家说，卫君梅在上夜班的路上被蒙面的坏人拉到小树林里去了，那个了。

蒋志方的眼睛暗了一下，问：你听谁说的？没根据的事最好不要乱说。

我听那个卖卤肉的人说的。我去买一只卤猪耳朵，他一边用铁叉子从锅里给我捞猪耳朵，一边就跟我说了。我问他坏人到底得手没有，卖卤肉的人说，一只饿狼扑一只兔子，兔子哪是狼的对手。

白煤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对这个话题似乎也很感兴趣，她很快与杨书琴站在同一个立场，说她也听街上的人说了。

看看，我没有瞎说吧。杨书琴说。蒋志方说了不想知道，杨书琴还是对他说了，他还是知道了。他想站起来走掉，离开这两个女人。可是，他可能想表现得镇定一些，遇事儿能够经得住事儿，就坐着没动。他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。这种

难看是一种不想让别人看出的难看，是一种复杂的难看，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、也没见过自己的脸色难看成什么样子。他低下头，把放在膝盖上的书打开了。那是一本有着紫红色封面的长篇小说，写的却是黑色的煤矿工人的生活。他一直想找一本描写煤矿工人生存状态的小说看，前天终于在矿宣传科一位新闻干事那里借到了。

据那个干事讲，有一年秋天，有一个作家到龙陌矿深入生活，给干事带来了这本小说。干事要蒋志方看完后一定归还给他，因为书的扉页上有作家给他的签名。蒋志方想通过看书的行动告诉

杨书琴和白煤，他现在要看书了，请两位师傅别再跟他说话。他还想试一试，眼看在书上能不能掩盖一下自己此时的心情。书是打开了，这一次轮到蒋志方看不进去。他的眼睛看到了字，脑子里和心里的眼睛却捉不住字。他刚看到一行字，那行字倏地就滑走了，像流星一样滑远了，滑到不知名的地方去。与此同时，他脑子里打开了另外一本书。在那本书里，事情发生的背景也是在煤

矿，时间是半夜，地点在离矿街不远的小树林，人物是两个，一个是去上夜班的卫君梅，另一个是蒙面歹徒。两个人物遭遇后，幻化成了两个动物，一只

悍的公狼，一只弱小的兔子。因力量对比悬殊，结果可想而知。那本书里的内容还没落实到字面上，是蒋志方根据杨书琴提供的线索进行的想象。不要以为想象是什么好东西，想象是能带给人虚拟的幸福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想象带给人们的是痛苦。

可怕的是，每个人都不能主宰自己的想象，当痛苦的想象到来时，它像恶魔一样纠缠着你，你赶都赶不走。当一个人被持续痛苦的想象束缚住时，这个人离心碎就不远了，离崩溃就不远了。当杨书琴告诉他发生在卫君梅身上的事情时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：不要相信杨书琴的话，不要相信流言蜚语。他甚至想到，杨书琴的话有可能是编出来的，是别有用心。蒋志方没听自己的话，还是相信了杨书琴的话。

凡是不听话的人，都不是不听别人的话，而是不听自己的话。凡是听话的人，都是听自己的话，相信自己的话。不听自己话的人，除了不自信，还有一个原因是管不住自己。此时的蒋志方就管不住自己了，他不但相信了杨书琴和白煤的话，还在痛苦的想象里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



杨书琴见蒋志方看书老也不翻页，估计蒋志方的心乱了，看书可能看不下去。她问：我跟你说了卫君梅的事儿，你心里是不是有点难受？

蒋志方的眉头皱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白煤扒拉了一下杨书琴，说：没眼色，人家志方正心疼卫君梅呢，你别跟志方说话了！

杨书琴说：他心疼卫君梅，我还心疼他呢！她问蒋志方：志方，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倒点儿水吧？

蒋志方再也不能忍受，他把书啪地一合，到底还是走掉了。

你往哪里去呢？你往哪里行呢？蒋志方要去食堂，看一看卫君梅。他知道，卫君梅已经从夜班倒了 8 点班。他本来是可以下班后去看卫君梅，可他等不及了。他要看看卫君梅上班没有，看看卫君梅现在怎么样了。他不一定要和卫君梅说话，更不一定求证卫君梅是否受到伤害，只要看到卫君梅还在上班，看到卫君梅还好好的，他就放心了。他不会认为卫君梅受到了伤害就有了污点，就对卫君梅产生不好的看法，放弃对卫君梅的追求，相反，他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，对自己进行谴责。他认为都是因为自己对卫君梅关注不够，保护不够，才出了这样让人痛心的事。卫君梅去上夜班时，他倘是去护送卫君梅一下，就不会出这样的事。卫君梅的丈夫陈龙民

活着时，肯定没出过这样的事，那是因为卫君梅有陈龙民的保护。与陈龙民相比，他差得还很远啊！就这样，他不知不觉就把卫君梅当成了和自己生命攸关的人，甚至当成了自己的亲人。亲人无端遭到了歹徒的侵害，让蒋志方怎能不痛心疾首呢！

蒋志方找到当班的班长，不惜对班长说了谎话。他说，队里要他准备出一期迎新年的黑板报，趁这会儿休息，他去找队里领导商量一下，看看上哪些内容。

班长让他只管去吧，说井下检修一般一检修就是一个班，这个班可能不再出煤了。

蒋志方穿着工作服，背着工具袋，就来到了食堂。他没有直接走到食堂的餐厅里去，而是站在一扇窗子外面，透过窗子的玻璃往餐厅里面看。一看，他没有看见卫君梅的身影。他的心往上一提，怎么，卫君梅真的出事了？真的没来上班？二看，蒋志方的心又往上提了一下，

还是没看见卫君梅的身影。他看见了在餐厅上班的另一个保洁员，保洁员和卫君梅穿的工作服是一样的，但她不是卫君梅。蒋志方手凉，脚凉，连越提越空的心也凉了半截。他觉得自己的头似乎有些晕，地好像也有些转。亏得他有了第三看，才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这第三看，他总算看到了让他牵肠挂肚的卫君梅。原来支撑餐厅的有几根方形的、巨大的水泥柱子，刚才卫君梅推着收拾餐具的小车，转到水泥柱子后面去了，被水泥柱子挡住了。这会儿，卫君梅才从水泥柱子后面转了出来。这就好了，卫君梅转出来就好了。在蒋志方看来，那根水泥柱子就像是一块幕布，刚才卫君梅被“幕布”挡在了“舞台”后面，这一刻“幕布”拉开，卫君梅终于出现在了“舞台”上。

卫君梅的“出场”是悠然的，一步是一步，一点儿都不慌张。卫君梅的神情是平静的，似乎一点儿都不在意“观众”

是否存在。卫君梅的姿态是优美的，以前如兰如梅，现在还是如兰如梅。谢天谢地，卫君梅总算没有让他失望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 10 月 29 日 A14 版)

